

1007

楊州文史資料

第二輯

目 录

- 扬州“五卅”反帝风潮 范崇山 (1)
- 抗战前后江都小教界罢课索薪的回忆
..... 丁卓人 丁戒非 盛庶平 吴镜清合写
孙蔚民校订 (9)
- 日本侵略军在扬州暴行实录 华国梁 罗英 (29)
- 清政府招降徐宝山的经过 祁龙威 (33)
- 徐宝山生平 蒋顺兴 (36)
- 关于徐宝山生平中的几个问题 孙心 (48)
- 李寿铨与安源煤矿 李为扬 (54)
- 任孟闲与江苏省立第五师范 五师沪、宁、扬
部分校友集体组稿 张翼鸿执笔 (98)
- 扬州“二方” 陈邦彦 (108)
- 扬州“二方”遗事 方冈 (112)
- 扬州“凤先生” 江守仁 (116)
- 王广顺油坊始末 李保和口述 王耀先整理 (120)
- 王敬庭传略 许大与 (122)
- 金元券限价和“戡建大队”对恒元布店的掠夺
..... 马治国 (129)
- 解放前夕扬州工商界的一次“应变”会议

..... 马治国 张锦贵 (134)

对扬州国学专科学校的回忆

..... 张华父口述 张敬业整理 (137)

扬州基督教浸会医院概况 吴继孝 (138)

扬州昆曲活动之往昔 谢真弗 (142)

晨鸣社简况 胡 展 (143)

王柏龄 卢殿虎 周树年信稿选注

..... 崇山 奎中 美文 (144)

有关赖文光葬于扬州的传说 陈 彦 (154)

琼花索隐 吴岭梅 (157)

扬州方志浅述 许卫平 (163)

扬州地名释文 (征求意见稿) 赵苇航 (180)

扬州“五卅”反帝风潮

范 崇 山

一九二五年，英、日帝国主义者在旧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上海制造的“五卅”惨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民族危机加深和阶级矛盾激化的结果；因“五卅”惨案而起，党领导人民开展的“五卅”运动，是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是中国大革命高潮的新起点。

“五四”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加强了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工人运动的领导，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在共产党的帮助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孙中山先生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和统一战线形成，推动了革命的来潮，使“二七”惨案后工人运动低落和革命斗争消沉的状况开始复苏和高涨。

帝国主义仇视中国人民，惧怕中国革命斗争的发展，他们在疯狂侵略和掠夺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政策来镇压日益高涨的反帝运动。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日本侵略者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的流血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又提出了损害中国主权、打击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四提案”（即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欺骗社会舆论的所谓取缔童工法案）。

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和阴谋，我党在分析肯定群众

积极性的基础上，以充分的自信心，排除了近视病，提出“为顾正红报仇”的口号，以发动群众打破革命风暴来临前的沉静，尽快地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帝爱国斗争。五月三十日，党组织群众在上海帝国主义租界举行反帝游行，英帝国主义者对徒手的群众进行了残酷镇压，酿成骇人听闻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党领导上海人民，组成各阶级的反帝联合阵线，从六月一日起，发动了以“罢工对外”为中心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反对英日帝国主义暴行，点燃了中华民族反帝爱国斗争的烽火，黄浦江畔的“五卅”风潮，以排山倒海之势，迅即席卷全国。

扬州是响应“五卅”运动，声援上海最早的城市之一。上海人民英勇斗争的消息传来，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扬州人民义愤填膺，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闻风而动，立即开展了反帝爱国斗争。六月二日，学界通电北京政府，指出沪案事关国体民命，远近无不悲愤，要求政府饬令外交部向英使严重抗议，派代表向帝国主义交涉，以伸公理，彰人道。三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校友，纷纷带着“援助上海同胞”字样的旗帜，分组至街市讲演。

六月三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派陶同杰、李养仁为代表来扬州，要求扬州人民支援上海斗争。扬州学生联合会组织发动学生、商人、市民等各界人士当日在大舞台集会，由上海代表报告英、日帝国主义者在上海惨杀我沪上同胞的情形，由来宾王茂如做外人侵华，群起力争，不当亡国奴的演讲。据当时参加集会的老者回忆，上海学联代表带来上海同胞在惨案中被英、日帝国主义杀害的血衣，并于大会报告时展示于众，听者极为悲愤，泪随声下，听众越来越多，《申报》当时报导说在“数千人以上”，《新闻报》报导说有万余人之多。大舞台是扬州那

时最大的剧场，但也只能容纳千余人，后来参加会议的人只能站在剧场内，立在大门外，沿会场四周的大街小巷，一直到马路上，到处是挤挤的人群。会议从上午十时许开始，到中午十二时方才结束，它激发了民众的民族义愤，唤起了同胞，此后，扬州各界集会游行、讲演募捐等连日不断，比比皆是。

为了抗强权、雪国耻，声援上海人民，扬州学联于三日下午举行了紧急会议，议决组织各校学生于四日罢课集会，游行，讲演，并动员各界参加。四日上午，江苏省立第五师范、省立代用商业学校、八中、江都县立第一初中、第二高小等十三所学校师生以及工、商、农、教育各团体代表二千多人于公共体育集会。会前宣布了大会纪律秩序。会议开始后，首先全体向国旗三鞠躬，继而唱国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地”、“取消不平等条约”、“经济绝交”等口号，接着，大会主席报告会议宗旨，各代表讲演，最后，全体绕场一周，向街市游行。五师、代商、八中走在队伍的最前头，随后的顺序是：县立第一初中、第一师范、第二高小、第一女高，以及女子公校、育英女子小学、五师附小、丹徒旅扬、第二小学、平民夜校。游行队伍浩浩荡荡，经过大街和闹市区，不断呼口号、发传单，沿途都得到群众的热烈同情和支持。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下，扬州人民在“五卅”运动开始时，斗争目标就很明确，在政治上，把反帝提高到“取消不平等条约”的高度；在经济上，提出了“经济绝交”的反帝措施，这样，政治、经济两位一体冲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反映了扬州人民革命觉悟的迅速提高。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影响下，扬州人民在“五卅”运动一开始时，就以各阶级的联合战线进行反帝，反映了扬州人民斗争水平的提高。“五卅”时，扬州是仅有振扬电厂和耀扬

火柴厂等两个工厂的文化城市，运动开始时不可能一下子就实现以“罢工”为中心的反帝斗争，但是，据亲自参加“五卅”运动的老人回忆，由于学联的发动和组织，扬州“六四”集会游行时，不仅振扬和耀扬两厂有工人参加了，扬州的码头工、搬运工、手工工人、店员和黄包车夫等都有人参加了，商人、市民参加了，市郊农民也有少数参加的，学界、教育界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学联在斗争中比较注意扩大队伍，如在这次集会游行时，教会学校美汉、震旦等没有参加，有的人因此认为该两校学生是洋奴，把他们看得低人一等，学联分析了这种情况，认为应该做争取工作，特引游行队伍枉道美汉，沿美汉校外周游数匝，除呼以上反帝口号外，又加呼“我国人觉悟”、“同学快觉悟”和“收回中国教育权”等口号，此时正适美汉学校下课，校内学生聆之亲切，游行学生对校内高喊：“同学们，国家就要亡了，还能静坐在校内读书吗？不能做亡国奴！”美汉学校学生立刻打开窗户，从校内对游行队伍大声回答：“同学们，不要喊了，我们现在就开会商量。”校内校外一片呼声，吓得该校三个洋人灰溜溜地从校门逃窜而去。当即，美汉全校学生集中于礼堂讨论援沪办法，游行学生方面又以学校为单位，每校各派两名代表至美汉接洽。美汉经过讨论决定参加扬州学联，并派代表到会，和学联一致行动（该校在入会时又提出每日开会时间须在下午四时半以后，星期天不能出席等）。

当日，游行大队于下午二时左右回到公共体育场，全体复向国旗三鞠躬，将准备结束解散时，上海沪江大学学生代表李某等二人，由镇江来扬州，扬州学联立即请他们登台讲演上海惨案经过事实情况。讲演结束后，各校学生返校午膳。下午，各校学生分队分团走上街头宣传、募捐。

同日下午，学联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接受美汉、懿德等校加入学联；加强学联组织，增选代商官继宏、县立师范蒋长春为学联副干事，改选五师张恩汉任学联书记，调整八中吴铁生为学联会计，县一初中张维亮为学联庶务；接受沪江大学要求，扬州学联派代表驻沪，以便取得联系，一致行动；各校在扬州分五区讲演，并捐款援助沪上工人，第一区是五师、附小、震旦，第二区是代商、县立初中，第三区是第二高小、第二小学、平民夜校，第四区是八中，第五区是丹徒旅扬和八中、五师。从此，扬州各界掀起了反帝爱国斗争的热潮。

六月五日，南京和记洋行五千工人罢工游行，镇江八十多個团体三万多人“三罢”集会支援上海斗争，给扬州人民很大鼓舞。扬州学联为了加强领导，于七日召开会议，重新选举学联负责人，经过酝酿，选定余冠英为学联正委员长，吴铁生、李诚为学联副委员长。各校学生会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把积极分子推选到学生会，如八中学生骨干曹起播、王寿荃、骆孟开、胡鼎新等都相继参加了学生会工作。同时扬州学联决定：一、由中等学校派代表赴扬州附近各县演说、宣传鼓动；二、致信上海学生总会，请注意维持沪上工人罢工后的生活；三、通函沪上商会，要求实行经济绝交，提倡国货；四、通电冯玉祥、张作霖、张宗昌、芦永祥等，请求援助学生运动。

六月十日，扬州各界人士联合成立了统一的反帝组织扬州外交后援会，成立大会上，筹备人戴天球报告了筹备情况及宗旨，南京学生代表阮辅华作了沪上斗争及南京各界声援情况的报告。会后，各界救国同志会、联合会、沪案后援会、反帝宣传团、话剧组、支援上海工人募捐队等各种爱国组织陆续建立，并深入街头、工厂、农村，宣传募捐，发动抵制英货、日

货。八中等校学生提出素食三月，节资援沪；学联议决化装宣传，募捐接济上海南京工人，各校募集捐款，成绩颇佳，负贩者流，亦踊跃输将。为避免恶劣分子骗取钱财；学联规定完备手续，凡捐额在小洋二角以上者一律给以收据。在集会、游行、演说、标语、传单、学联会刊的广泛宣传下，扬州城里到处传诵着反帝歌谣：“‘五卅’案，起风潮，英帝日帝太强暴，杀我同胞真不少，……帝国主义要打倒，掀起了‘五卅’潮”。

沪案未平，帝国主义又制造了汉案、粤案，并勾结上海买办资产阶级，破坏爱国运动。信息传来，扬州人民愤慨异常，为使斗争坚持下去，扬州各界于六月二十五日上午，借公共体育场举行扬州市民大会，游行示威，援助沪、汉、粤反帝斗争。八中学生会提倡学生以制军为志，仿北京大学办法，组建学生军一连，誓作反帝斗争后盾。

在扬州学生的爱国主义热忱和民族气节影响下，六月下旬，经学生代表与商会会长朱先利交涉，朱先利当众宣布：六月三十日全城商店罢市一天致哀，商界募捐十万元于七月一日前收齐汇交上海接济沪工，永远帮助学生爱国运动，负责制止各商号再进英日货物。

经扬州外交后援会认真的组织和发动，六月三十日，扬州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各界一万多人从公共体育场出发，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游行示威。当天，正逢阴雨，学界臂缠黑纱，工界、商界及其他法团手持白旗，军警倒枪致哀，游行秩序井然，沿途不断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经济绝交”、“坚持到底”！队伍在大雨和悲壮的气氛中前进。下午，各界代表又集中于公园举行了“沪汉粤死难烈士追悼会”。

在斗争发生困难，运动受挫的时刻，扬州人民发出了“坚持到底”的号召，充分表现了扬州人民坚强的反帝革命精神。为把反帝斗争进行到底，扬州各界做了积极的努力。

七月上旬，扬州商界沪案后援会各干事又捐得一千多元，继续汇往上海。为了达到经济绝交的目的，七月六日，商界组织了调查团，各就本业切实检查英日货物；十四日，又组织了检验团，分至东关、钞关、福运门等码头，检查并禁止运进英货、日货。

七月十七日，扬州旅沪学会借大舞台集会，报告沪上斗争发展情况，号召各界努力奋斗，来宾甚众，影响颇大。

七月下旬，学联募捐得一千五百余元，汇解上海。为了鼓舞民众，学联宣传部除认真办好学联会刊外，又创办了《卧薪尝胆》周刊，号召扬州各界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将反帝爱国斗争“坚持到底”。

“五四”期间，扬州学联和近邻各县就有着密切的联系，影响了各地爱国斗争的发展。“五卅”期间，扬州学联和附近各邻县的关系更为密切，学联派代表往各地，努力宣传鼓动，有力地推动了邻县反帝斗争的发展。泰县各校学生早在六月五日，集会游行，散发传单，四处募捐，六月中旬斗争发展到农村，白米、娄庄、梁徐三乡乡民会发表通电，声援上海；随后，泰州、仪征县议会、商会、教育会，靖江第四小学等通电援沪；六月二十一日，宝应成立外交后援会，各界万余人游行示威，声援上海；邵伯镇江都县立第八小学，邀请东南大学龚恩霖、东大附中学生王为贤等五人，报告“五卅”惨案情形，进行募捐，当场捐得一百余元。

据一些亲自参加扬州“五卅”斗争的老同志回忆，“五卅”运动期间，青年运动的著名领袖、无产阶级革命家恽代

英，曾身穿灰布长衫，脚穿布鞋，带着雨伞，从上海来到扬州，先后在大舞台、八中、五师礼堂等处做过演说，深入浅出地宣传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反复阐明读书和饭碗以及读书和救国的关系，强调指出：“读书不是为了个人饭碗而是为了革命”的道理，他说：“要救国！不救国当了亡国奴，毕业了，有文凭又有什么用呢？”他的讲演给扬州人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他在扬州指导学生运动，开展革命工作，发展曹起溍同志入党，帮助扬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为大革命在扬州准备了群众基础和骨干力量。

“五卅”运动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在帝国主义的干涉，买办资产阶级的叛卖和封建军阀的破坏下，没有能完成它本身提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但是，它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教育了群众，揭开了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高潮的序幕。

扬州人民“五卅”期间的斗争，坚持了两个月之久，它是全国“五卅”运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与全国各地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遥相呼应，相互支援，汇合成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显示了我国人民的伟大革命力量。

“五卅”运动期间，扬州人民用自己的革命实践，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章。

抗战前后江都小教界罢课索薪的回忆

丁卓人 盛庶平 合写
丁戒非 吴镜清

孙蔚民 校订

概 况

抗战前江都县的范围很广，包括现在的扬州市、江都县以及仪征县的部分地区，是拥有百万人口的大县。城乡的学校，最多时仅有一百三十五所，而且规模不大，设备简陋，这与那么大的一个县份比起来显然是很不相称的。

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是依靠田亩附加税。这是由县政府征收粮赋时代征，按时结算，发交教育局作为教费支出。另有学田、盐厘、茶宴、屠宰、牛捐、广告、房捐等，统由教育局长委派专人直接征收，每年也有不小的收数。照理说，江都教育经费比较充裕，全年收入最多时达三十万以上仅次于如皋而居江苏全省各县的第二位。如果管理得当，用来维持有限的事业，应该是绰有余裕，并且还有扩展可能的。

但是，以往的行政当局——主要是县长，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发财就得首先抓粮赋。江都的粮赋是向来为官场所称美的，所谓有数的肥缺，原因就在于此。尤其江都的粮赋因无鱼鳞细册（即田赋财粮细册）的缘故，不得不依赖专业柜书世代相传的“肚帐”征收。这就便利了他们的任意胡为而无法稽考

了。历任县长大权在握，却不怕柜书的刁顽，可以用“追比”“押交”以至“开革”等办法达到他们攫取钱财的目的。而柜书们要满足县长的欲望，却丝毫不用不着分自己的油水，只要拣一些“可缓可少，不怕追讨”的收入，挪移调度一下，就万事大吉了。好在他们和县长上下其手，通同作弊，各饱私囊，互不触犯，也不怕有什么意外的麻烦。

所谓“可缓可少，不怕追讨”的收入，首先是教育经费早就成为他们挪移调度的专款了。这因为教育局长对于教育经费一直是存在着“仰人鼻息”的想法，深恐过于认真，得罪了县长、柜书，将会对自己产生不利的后果，加上局长们本身也存在着从中“插一手”的打算，很多人腰杆子硬不起来，落得卖点人情，给人方便也给自己方便。因而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田赋附加，反而成为“听人赏赐”，毫无保障的收入了。至于教育局直接征收的捐款，又多掌握在局长的亲信，或社会上的封建恶霸的手中。他们吞没朋分、短报、瞒收……层层剥削，真正交到局里的，也就有限得很了。

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教育经费没有保障，教师的薪金不仅不能按时发放，而且也不能按应得的发足，数十天发薪三成至五成这是常有的事情。当然，教师们有限的薪金，又常被拖欠不能发足，生活上的痛苦是可“不言而喻”的。更可惨的是生活虽然非常痛苦，但是很多的人却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在旧社会里教育部门也同样是黑漆一团。每一局长上台，人事上都要大动一番。凡是亲戚故旧，或是有势力，有后台的人，不管他们才能怎样都被安置到局内或大校任重要职务。这样，他们既可以互相庇护，又可以同流合污，有了巩固的控制，不怕教师们有什么不满或行动了。

教师职业向无保障

那时校长是由局长委任的。各校教员是由校长聘定呈报局方备案核准的。每当学期之末，或开学之前各校人事自有一番调动。因此，校长、教员各有各的打算，各怀各的鬼胎，于是纷纷扰扰，进行活动。旅社茶肆就成了小教界同人应酬接洽场所。除与局长有联系有把握者外，往往贿以金钱或献礼物以求保持原有的地位，或另调一个较好的位置，习以为常，恬不为怪。教员对校长也有同样的现象，以免失业的危险。但是那些有后台的，或善于吹拍，或长于交际，或熟悉局方黑幕的，局长对校长，既不敢解职，校长对教员也不敢解雇，并且还给以照顾，予以资助哩！惟有那贫穷的教师们，既无财力行贿，又无后台撑腰，平时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总难得到校长的信任。为了生活，每到学期结束，愁帽就戴起来，求张三托李四，以期保全其位置。即使幸而得有安插，有的派为助教，得不到全薪，或给以少数开办费派到边远乡区去开荒（新办学校），有名无实。这些贫苦的教师，数口之家，常常得不到温饱，再加上工资不能按期发放，随时有冻馁之忧，难怪社会上对他们看不起，称为“叫化子”。这种影响，以致直到现在还有人不愿读师范，这是有它的历史根源的。

待遇不平等城乡情况大不同

城乡待遇极不平等，教师都以下乡为畏途。加上工资发放的日期参差不一。市区学校靠近教育局，近水楼台，闻风即去，乡郊远近不同，得到消息有迟有早，僻居乡隅者更多不便。市郊学校设备较全，布置整齐，入学儿童尚能足额，看来还比较象样。乡区除掉几个市镇的大校，规模虽不及城区，也

还学级整齐，按时上课，若乡隅小校，简陋不堪，教室既不整洁，学额又不满足，甚至学生连学习用品都不完全，非但影响学生的学业，且又浪费了社会上的财富。当局对此并不关心，任其自然。在学期中，偶有人去视察，有少数学校校长听到消息，便向邻近私塾借来学生以充数，予以蒙混。有些狡猾的校长，百般敷衍，多方奉承，视察者明知其情，亦不加深究。尤可奇者，竟有有学校而无校舍者，校长经常坐家食俸，优游于城市之中，而无人查问，可想那时的教育的一斑了。

校长贪污局长包庇相互利用朋比为奸

局长好似一堂官，校长犹如摇钱树（专指大校）。城市与乡村大校校长，每到假期，或开学之初，即有生财之道，不是请求添级，就是申请修建。校长与事务员掌握经济大权，教员不能过问，暗中与局长拆帐报效。开学时学生缴纳学费，按章办理，鲜有短少者。而校长呈缴局方，则扣留几成，以饱私囊。在课业用品方面，买进有折扣，卖给学生加成算。有的校长借代饭为名，剥削教员和学生的伙食，真乃处处渔利，层层剥削。局长明知而不理，校长更加胡作胡为，所谓一鼻孔出气，各耍各的花样。教职员中，刁猾者随波逐流，反能得手应心，气运亨通。而安心工作，认真负责不愿妥协者，便受到排挤。内中黑幕重重，以致历年教育经费，无端滚欠积累，最甚时达到九个月之多。因此激起了广大教职员，不断实行罢课索薪，持续好多年不能解决。

教师罢课索薪运动

局长贪污舞弊与征收员共同狼狈为奸，而田亩附加税掌握在柜书手中，黑幕重重。帐目既不分清，拨款又零零落落，以

致教师的薪金不能按期发放，即发也不能发足全月，合计历次滚欠竟达半年以上。善于逢迎或有私人关系者，洞悉其中黑幕，独自向局方要挟，即可得到领取薪金之希望。对于一般教师只能先发一部分工资，给以临时维持生活，而时间的迟早又不一定，以松懈教育同人的意志。一旦到了严冬，饥寒交迫之际，更难得以温饱。大众为了生活为了养家活口，实在忍无可忍，不得不积极行动，展开罢课索薪的运动。由于历任局长贪污手段不同，索欠情况也就有两样了。在叶贻谷任中，仅有时不能按月发放教育经费，教师的困苦还不太大，所以也无掀起索欠运动。到了胡子簣当局长时，上下共同作弊，经费开始有了拖欠。那时伪县府三科科长吴绍丰认为教师不应该索欠，为胡子簣辩护，于是引起教界同人的愤怒，自行集合，相约定期开会，推选代表向伪官方和教育当局要求发给欠薪。有某教师向吴绍丰严正的责问：“教育经费积欠这么多，你昨天才去问县长，你这个三科科长，平常是在干什么的？”问得吴绍丰哑口无言。但竟有人认为锋芒太露，称为这是五师派新出来的人，少不更事。因为没有得到结果，但终于因生活窘迫而实行罢课，这是罢课索薪的开始。至余桂岩时，前欠未清，后欠又起。由于大家一再向其索欠，经呈准拆除南门月城，变卖抵还，但因纵属下从中贪污，被教师联名控告，终被判处徒刑三月，缓期执行，并因此而撤销职务。接着到陈兰舫在任时，贪污手法精通，以整顿税收为名，大肆增加税额与征收员朋分。那时学田租籽，由陈学晋经收、经发；茶宴捐为张宜斋把持；盐厘为场运局会计林佩兰承包；其它如牛捐、广告捐等都派专人主持，完全为他们私人享受。至于田亩附加税的大宗收入，则操在柜书手中，大吃大喝，浪用无度，每当发给教员的薪金时，就难以集中。局长平素与之勾搭，不便深追，任其拖延，

以致教育经费日积月累，欠数很大。教师为了要活下去，激起了小教界联名控告并组织请愿团数十人向伪省教育厅请愿，虽未能收到良好的结果，但陈兰舫却被赶下了台。

端阳索薪大闹教育局

陈兰舫走后，陈冠同继任。他是大革命时期北伐胜利到的第一个局长。教育界同人总以为他任职以后，教育上应该有所革新的。可是他在教育方面却毫无作为。而在为个人打算方面倒是诡计多端，阴谋百出，人都说他走路时都在想坏主意，并且公认他是一个狡猾之徒，贪而无厌之辈。局内经常有人吵骂，以致威信扫地，最到被迫离职，改任江都县民众教育馆长，借以下台。

接着何仲英上台。在他任内，薪金拖欠最多，而教职员斗争的尖锐也以何任为最。当时教育经费年有三十多万元，为江苏全省各县教育事业中的第二位，非但足够按月发薪，且能补发旧欠。可是经费愈多，而他们的贪心愈大。那时县长陈肇燊与何局长互相勾结，对教费的发放，任意拖延，毫无消息。时在端阳节前，教职员需款，等待开销，一再推派代表向县局两方询问，要求发薪。他们存心延宕，置之不理，因而激起了全县教职员大索薪。其中有不少是不畏强暴，深明大义，坚决向局长作无情的斗争的。但另外也有不少败类，如吴高富、陈仲光、高仲时、郭午桥等，他们的行动不是为了大家，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的藉此可以出头，使局方以后另眼看待；有的想由乡校调到城校，或由小校调到大校，或由教员调升校长，甚至有随同到县府去交涉的，不是代表大家索薪而是代县长回债。而大多数教职员围坐在教育局楼上，等候答复，虽至天黑，却不愿散去。这时是端阳节前一天晚上，教育